

## 秋意携凉归

□ 程磊磊

俗语云：“立秋不是秋，是秋处暑后。”真正的秋日，是从处暑开始的。处暑即“出暑”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这样释“处”：“处，止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此时的暑热虽处于将止还未止的状态，却已是强弩之末，“纸老虎”而已，只起到吓唬人的作用。

“处暑无三日，新凉值万金。”处暑虽属“暑”，但一个“凉”字却道出了它与炎暑本质上的不同。正所谓凉风有信，处暑携凉风递信，曼妙的秋意便紧随其后，缓缓而归。

“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。”秋天的意韵，是自上而下传递的。天空中的云儿，最先收到了消息。它们原本还聚在一起百无聊赖地聊着家常，只因一阵凉风吹过，便欢欣雀跃地四散开来。一朵一朵的云，迎风起舞，越飘越远，最终消散于天际，天空顿时显得格外高远、辽阔，人的心境也随之轻松明快了起来。所以民间有“七月八月看巧云”的说法，其目的，不仅

是看云儿轻盈灵巧的样子，更重要的是，让人们去感受内心的那一抹风轻云淡的畅快。

秋风将凉意送到了树梢。梧桐作为报秋的使者，最先感受到秋的来意，纷纷表明了态度。原本青翠嫩绿的叶子，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黄色，然后听着秋天的脚步声，应声而落。人们纷纷为此而伤感，可是梧桐却不以为意，反而挺直了腰杆，在秋风中肆意摇摆，好像在提醒人们大可不必如此，而应该替它们高兴才是，因为它们苦等了一年的光阴，终于迎来了完成使命的时刻，它们的谢幕是值得的。枫叶也紧随其后，在秋风这支画笔下，一片片被染红，惹得满山红遍，即将迎来一生最辉煌的时刻。

树已知秋意，花怎甘落其后？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淡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桂花在处暑时节悄然开放了，细细碎碎的花，淡黄，掩在碧绿的桂叶间，不仔细留意，很

难察觉，香气却藏不住，弥漫在空气中。“秋来谁为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菊花。”菊花经过一春一夏的等待，终于等来金风玉露点醒的一刻，花骨朵抱在枝头，在凉风中一点点开放，它是要把秋的意韵一点一点推向高潮。

处暑时节最能感受到凉爽秋意的时刻，莫过于一场秋雨的降临。正所谓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。凉气掺杂细雨拂面而来，紧密地织成千丝万缕的细线垂下，柔和里透着凉意，将闷热一扫而空，让人精神为之一爽。若有秋雨入夜，更是惬意，定能让人恣意安眠。此时的田野里，稻儿泛香，高粱泛红，玉米泛黄，棉花吐白，收获在望，在暑热里蒸煮了一个夏季的庄稼，此时最是需要这场凉意的滋养。正如民谚所云：“处暑雨，粒粒皆是米。”

处暑乘风去，秋意携凉归。明月照，山风柔；桐叶落，桂花香；秋雨凉，秋云淡；暑气收，禾黍熟。漫漫秋色里，青山绿水间，目之所及，皆是美景，而心之所向，一抹清凉足矣！这抹清凉在万物最需要时送达，蕴藏秋意，可谓雪中送炭，非万金不可与之抵。

□  
王丕立

范成大在检视田园风光时是悠闲的，他眼前的乡村之景便是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”。王建避雨滞留山村，因屋主“妇姑相唤浴蚕去”，于是有了独自“闲看中庭栀子花”的意趣。王维闲居辋川，得意地告诉裴秀才，自己很享受“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”的清趣。陶渊明归居田园，远离了官场的污秽与喧嚣，才得以体味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轻松自在。孟浩然与友人相聚，场景是闲适的，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契阔谈宴，畅谈乡俚之乐。

我一直固执地以为，悠闲是情有所寄的一种宁静、从容、享受的状态。我想，一个人此刻心底毫无挂碍，才能得

享悠闲。倘若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心里便塞满了油盐柴米的尘世风霜，哪里还有功夫悠闲？可我在阅读中体味到，假使一个人不缺吃少穿，也可能为俗务所累，也没有时间享受悠闲。当然，现代社会还有更多人虽不必为生计发愁，也不必为生活奔波，也仍旧没有悠闲时光，因为他深陷各种欲望的泥沼里，精神不得轻松，行为不能自控，心为物役，也就没功夫留意庭前花开花落，因而与悠闲无缘。

可万事都有例外，耄耋之年的赵奶奶把生活过成了人人羡慕的模样。她穿着最简朴的衣服，吃着最简单的食物，面对人们好奇的目光，赵奶奶指了指满院的花草，眼中闪烁着少年般纯净而喜悦的光芒，她神情悠闲，就像秋天倾泻于苍茫天地的月光，沉静而皎洁。

赵奶奶识字，识得字的人能在书本中安顿好自己的灵

魂，当然能让自己的心放下躁动，像植物一样静默下来。这是许多人的想法，我曾认同，认为悠闲是读书人的专利。

自从认识了夏叔，我才知道悠闲可由自己内心主宰，与读没读书扯不上关系。夏叔目不识丁，可说起花鸟虫鱼，他如数家珍。他常常提着鸟笼，轻轻唤着一只八哥或画眉回家，见我们瞪大一双好奇的眼睛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，鸟兽虫鱼从来不破自己的规矩，并不像现在一些人的做派，规矩可以朝令夕改，所以跟它们打交道时间久了，性子就自然慢下来了，人也就有了悠闲的心境。

看来，悠闲与贫富无关，也与学识无关，只与一个人自身的修行有关。耐着性子与草木为伍，慢慢也就沾染上了草木的敦厚味，尘世浮华再也侵蚀不了心灵。悠闲是一个人都可争取到的状态，享受悠闲是对自己最丰厚的奖赏。

## 狗尾巴草的低姿态

□ 耿艳菊



乡野间长大的孩子，没有对狗尾巴草陌生的。田间路旁，丛林河湾，墙头缝隙，狗尾巴草无所不在。给点阳光就灿烂，甚至可以没有阳光，只要一点质朴的泥土便可以成就一株狗尾巴的生命。

小时候从来觉得这种植物有什么珍贵和稀奇，普通到令人忽略它们的存在。也只是偶尔兴致浓时，和小伙伴们采摘下一把狗尾巴草，编成小狗，嬉闹着玩耍。转瞬，又把它抛之脑后，广阔的田野里还有很多吸引孩子们的玩意儿。

后来，出去读书，路越来越长，离狗尾巴草也越来越远。忙忙碌碌的生活，就连怀念也是奢侈的。

再后来，结婚成家，在一个大城市的边缘生活，居住的附近是一个很大的公园。然而，它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每天都会路过，却不曾进去看一眼。直到有了孩子，才开始陪着孩子逛一逛这个大公园。公园里既有孩子喜欢的城堡滑梯，也有各种花花草草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样的公园里最多的植物竟是狗尾巴草。不管是大道旁还是小路边，处处能看见狗尾巴草的身影。

关山万里，重重阻隔，多年后，我们又在他乡相聚，恍惚中竟盈满怀感动。我开始细细地打量这曾经被我漠视的植物。柔细的茎秆，瘦长的叶片，

食客  
周文静 摄

